

叢書集成新編第六〇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唐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十)

卷、外集四卷、補遺一卷 唐 李德裕撰

畿輔一

麟角集一卷附錄

唐 王棨著

天壤三三

莆陽黃御史集一卷附別錄

唐 黃滔著

天壤四六

附錄

桂苑筆耕集二十卷

唐 崔致遠著

海山九一

詩文別集—宋

南陽集六卷附拾遺 宋 趙湘撰

宋 宋庠撰

聚珍一四五

元憲集三十六卷

宋 宋祁撰

聚珍一六二

景文集六十二卷附四庫提要

宋 宋祁撰

二六〇

文恭集四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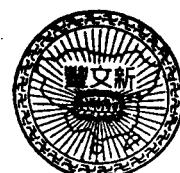
宋 胡宿撰

聚珍五三一

周濂溪集十三卷

宋 周敦頤撰

正誼六五三



始華兮綠江曙，粲鮮葩兮汎朝露。樹煜煜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鸞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被零露兮甘且白。涵曉月兮灑鮮澤，豈青鳥之靈禽。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逮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鑿珠於芳草，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霞。亦有美人增華點綯，雀伺蟬而輕驚。原注：南期畫局尤重蟬雀，女乘鸞而微呵，未若繪斯禽於珍筆。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高歌之孤嘯。庶玉女之提攜，列崑崙之瑤宴。乃爲歌曰：青春晚兮芳節闌，敷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鶴鷺，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纨。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玩而忘餐。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一 擇裕德撰

通犀帶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客有以通犀帶示予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抒此作，蓋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駭鷄之至寶，亦含章而可珍。包黃中之粹色，發奇彩之彬彬。芝草繞葩而獵葉，煙霞異狀而輪囷。雖復孕元兔於月魄，隱青鸞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悵工人之弗真。匠者以其靈可御邪，光能遠燭。翦截本末，發揮藻綺。砥若礪金，割如切玉。析以爲帶，加之盛服。御之則耐，作附身襯之則韜。檀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何茲物之無玷，豈待望而增華。溫兮如玉氣，舒虹粲兮若晨光。爍霞彼廊落之繁飾，諒無足以稱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謫詭。柳谷則麟馬豪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擬。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象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

鼓吹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則假之。今藩閥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懷愴，乃爲此賦。漢武帝遭世承平，百蠻以甯。自謂德成堯禹，功高湯武。聞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謫詐不誕，乘邪進取，盛稱化丹砂爲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舉。時董大夫侍側，帝曰：「子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惟聞天地變化，聖人鎔範。方士之言，臣以爲詭。至如圓方爲鑄，造化爲冶，鼓風爲聚，熾陽爲火，元黃之氣，細溫和粹，稟而生者爲仁爲智。是以生實繁，終古不匱。天地之鎔範，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爲鍾，中和爲治，聲教爲臺，文明爲火。以法天爲造，以得賢爲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位大莫能致。猶鈸顏與冉底於極智，聖人之鎔鑄也。取類原注一本有天地字，若乃不務德業，營信秘錄，新年永久，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善。」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并序 成都作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上，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實絳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一

別集卷一

一七一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一

白芙蓉賦并序 再至江南作

一七三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一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故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

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焉

朱明夕露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一作雲深誠有感

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蠻濯一作拂漪

暫覩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遙觀其冰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露於霞蕊散飛鴻於林樾

余乃鼓輕櫂入澄瀛原注楚詞曰楚人呼池澤中日漢度柳杞一作杞柳越蘭蘅徘徊容與放志遺榮近

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鶴濺起鳴鶴揮水珠而灑葉動波紋而抗莖傳羽卮而適性合金絲而寫

情管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憩一作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瀟灑靜無夕靄又如遊女解珮

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蕪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

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

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

漢恨響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

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

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蕪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

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

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

漢恨響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

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

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蕪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

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

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

漢恨響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

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

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蕪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嗟夫楚

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

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

懿寧山之岑寂寶珍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混亦霄而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玉女
懿寧妃凌丹壑兮遊翠微振桂裳兮垂組綵騰鑾駕兮曳鸞旗粲若夭桃發分山已春朝霞爛兮露欲晞
或飲於澗或集於磯糅芙蓉之絲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衡綱高懸虞人合圍身挂纖綈足履駭機畏采
毛之摧落不凌厲而奮飛乃知玉之敗也以致其瓊弁翠之焚也猶製其實衣何異夫懷祿耽寵樂而忘
歸玩軒冕而不去惜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譏

孔雀尾賦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原注一本作攜空籠與羣尾皆至余憫而爲賦

感君子之嘉會意未忘於所知攜珍禽以贈余諒有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岨念未飛之

衆離懷宿之羈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黃鸝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絳羽而不見視修

尾而增悲蘭色芊鬱金華陸離垂之兮疑拖綠鱗原注音戾授名舉之兮如兼翠縷嗟絀冕之寄身與鎧

翮而一概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質害況復德輶如毛而詳舉福輕乎羽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

冒長途而效愛

智囊賦并序

余嘗感漢晁錯魏桓鄲皆號爲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揚子稱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皋陶以其智爲帝謨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屬逾紀總戎願言不暇今俟

罪江徼傍徨歲深筐篋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與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爲人而人之清氣爲智苟虛心而冲用必窮神而索至况恬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乎興

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明遠而無疵或馳騁而役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淡

然元默應變無方韜隨和而不耀匣干越而寶藏雖不止如炎軼猶淵然如括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蓋

欲保無咎於末光夫智可以養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工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苟以全失於邦也

臧不容而湯不沒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畏途智排患以解紛亦

有忠於不虞將不殆於無涯信尙於冥樞或有好學務敏擇仁乃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

則大智閑閑不要世故舉始終而後人先奔沈而預慮或衛足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疾

知來於武庫雖乘勢與餚中非淑人之所務鴻夷子喟然歎曰昔我經世徒聞智變素遺珠而不得復明

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原注此花無實徒根又不三數年故人問罕有乃

爲歌曰吳山秀兮煙景媚因淑女兮威斯瑞蓮雖多兮無麻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

情兮託茲地

山鳳凰賦并序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一

積善賦并序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盛樵探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一

乃爲積薪賦賦曰。

邈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鑿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菜蕪之生塵時東蘿原注一本作經以請火訪蓬萊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又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祿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蓋若井幹壘似龍鱗避汎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篇之味道當驗此而求伸雖後來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爲能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椎匠者之斤冒嚴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欹器賦并序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欹器贈以古人之物永懷君子之心常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一

作少任重朝夕盡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一作旋逐忽覩茲器悽然懷舊因追爲

此賦黃公憲庭詞曰

昔周道砥平旣安且甯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難持者盈始作茲器告於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覩一作見遺法而歎息且曰月滿而虧日中一作盈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微一作俯察要終挹彼注茲受一作授之若冲虛則藐藐似君子之因蒙

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旣滿則趺霆流電發器如坼墮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衡樽之不竭蓋欲

表人道之隆替明白事之有節然茲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趺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

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頤旣復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懷舊好而悲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此賦令程子焜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况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凌亂或泮散於經笥或夤緣於食案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裏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鳩德之贊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艦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垣緣壁淫溼奕委其聚無聲其行無迹猶娶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如旅鴈之翔乘其便也雖蠚鯉而可制無其勢也雖蛭蠍而不傷今願悔過戢於垣牆豈同青蠅之點白汗君子之衣裳

振鶯賦并序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鶯羣飛集於林杪余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爲此賦集於平林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煙皎容於塞日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歎美羽之翩翩感余生之憂慄若乃不爲鶴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墮汀葭之靡靡棲岸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綠條枝弱莫非所據旣蕭瑟而多風亦扶疏而受露豈不知殷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當路達平天清涼收獨立漣漪意態閒暇羽毛穆穆或暫往而得遊鶯或終夕而守空陂蹠青沙以延佇若田父之輶菑重曰振鶯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暇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邱信茲禽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羣鶯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二

問泉賦并序 袁州作

問泉途思沈侯也原注沈侯傳師也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常歎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回先帝之英盼被霄漢之輝光君聳竝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畜一作出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乃寐間冥昧於故人求神道之勞窮或曰生特在於行業死何用於虛謐或言惟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紹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瑞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豔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戚謳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鉛或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氣於蠻貊仍託形於介鱗獨讒人沒於泉下不得同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冥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宏石迫無極而值玄躬有明龍而害正有僂尙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於道窮傷年賦并序 袁州作

精魂

白猿賦并序 袁州作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棲林不瘁。果熟乃取。不敢與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奕原注或作玄。有猿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爾。賦曰。

昔周穆之南邇。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爲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眷。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棲。松鬱而不殘。楂藪熱而後取。顧猿鶴與猿鵠。原注音廷信莫得而傳。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原注淮南子稱有神白猿。女試劍而方接。舉修鑑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呵喬柯而已悲。凌峻攀而電耀。挂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原注華陀五禽戲中有戲猿也。彼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旣貪慾而鮮讓。亦躁動而不忌。嗟斯物之旣馴。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以達性與感齊。后以望恩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辛。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縣化熊而爲厲。哀成虎而不仁。變欽鵠於瑞席。鳴杜鵑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不足控摶而自珍。

二芳叢賦并序 袁州作

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數株。相錯如錦。因爲小賦。以狀其繁麗焉。

鸞鳩鳴矣。衆芳已衰。美嘉木之並植。惜繁榮之後時。觀其擢纖柯以相糾。綰鮮葩而如織。金散裏蹄之輝。玉耀雞冠之色。一則含情脈脈。如有思而不得。類西施之容冶。服紅羅之盛飾。復似朱草發其英蕤。長離奮其羽翼。一則凝思悵悵。若將翹而未翔。疑虞女之性情。儻鬱金之薄妝。又似黃星爛於霄漢。瑞鵠來於建章。彼紅榮之惺惺。麗幽叢而有光。其舒緩也。朝霞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雪牀。彼絢葉之燦燦。隱衆葉而闋芳。其繁姿也。時菊之被秋霜。其秀色也。鳴鸞之集夷楊。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厭杜蘅之穠靡。忘桂花之潔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巖而將夕。嗟衰老之已逝。念流芳之可惜。况鱗悲失浪。羽畏虛彈。有楊朱之危涕。無越石之暫歎。豈獨琴感猗蘭之曉。詩嗟蕙草之殘。思欲揖金膏而駐魄。拔珠樹而輟。

餐頤人間之華蠶。何足幽賞而盤桓。

畏途賦并序 北歸作

乙卯歲孟夏。余俟罪南服。自歷陽登舟。五月届於蠡澤。當隆暑赫曦之候。涉潯陽不測之川。親愛聞之。無不揮淚。今明主祝納。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轍而陸者。因答此賦。

之無不揮淚。今明主祝納。幸得生去炎方。或有勉余改轍而陸者。因答此賦。

余以軒冕來寄廟堂。非據賀客旋軫。弔賓在戶。自淮服而載駕。貫岷山而上泝。敵氣溢於大凌。溫風發於中路。於時行潦猥至。百川皆注。望九派而無際。橫扁舟而徑度。非如漁父之勇。已忘宵靡之懼。神將駭而還伏。蛟欲絕而自去。豈有幼安之感。幸無杜侯之慮。訪潯陽之故里。懷靖節之舊居。陳一樽以遙奠。悲三徑之久蕪。當其辭簪組。返蓬廬。逸妻孥。敬稚子。歡娛臨流賦詩。臥堅觀書。對南山之幽靄。陰嘉木之扶疏。

不爲軒冕之累。焉得風波之虞。何夫子之早悟。居一世之不如。然代有覆舟之子。皆由任其智力。比鵠舡爲輕禽。以席帆爲快翼。載已重而皆積。途旣遠而未息。志擾擾以爭先。日冥冥而作慝。旣而戕風鼓怒。氣祲改色。深則困於巨浪。淺則觸於危石。雖有神人。莫能拯溺。談者未知患難之所來。常以川流爲忧惕。今余所謂畏途。且作蠡澤。敬仲以爲閼二字。蒙莊以爲衽席。苟能慮於幾微。又何畏於行役。

知止賦并序 北歸作

古人稱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先哲所以趨舍異懷。隱顯殊迹。蓋兼之者鮮矣。今余自春秋至西漢。取其卿大夫進能知止。退不失正者。續爲此賦。

觀春秋與漢冊。求知止之大夫。魯莫高於柳惠。衛莫貴於甯俞。吳乃得於延州。楚乃尙於於菟。雖至聖無軌。超然不拘。猶歎藏以與顏。稱卷舒而善處。則由聖門而進退者。豈不勇於知止乎。在漢留侯。與道爲徒。厭華屋而不處。思赤松以遊娛。清則兩翼美。則二疏。父子欣以相顧。衰老至而歸歟。祁祁青衿。載負經書。藹藹元冕。祖我城隅。歎冥鴻之不及。皆雪涕以泣如。嗟余生之疚病。念寄世之須臾。曾涉險而知懼。痛摧輪之不虞。諒難復於玷缺。原注。韋元成作詩。自著後玷缺之艱難。且覃思於元虛。聊揮金於餘日。乃迴芻於迷途。况乎託北阜以爲宅。原注。應璣書曰。南臨洛水。北據邙山。托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隣。就東山而結廬。原注。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仲既得於清曠。原注。仲長統論曰。欲卜居清曠。以樂吾志。陶豈歎於將蕪其遠眺也。則伊出陸渾。北繞皇居。度雙闕之蒼翠。若天澤之逶迤。少室東映於原隰。鳴皋西對於林閭。其近覩也。則檻泉流於一壑。嘉木盈於萬株。徑被芳蓀。沚映美藻。聽求友之鳴禽。見自樂之儻魚。徒奇樹於台嶺。隣翠葉而垂珠。得怪石於震澤。聳青岑而韜瑜。昔有淮侯種瓜。陶相灌蔬。竊比君子。亦能荷鋤。或引蔓於長坂。或遙流於清渠。傲情人世之外。寄迹羲皇之初。望夕景於平林。眺寒煙於故墟。塵覆遠而騰倚。兔屬去而相呼。酌盈樽而自慰。賴鳴琴而不孤。懷綺皓而披素。卷想瀛洲而觀畫圖。何必尙徧遊於名嶽。原注。尚子平。蠡長注於五湖。嗟夫。世於知止之過。若存若無。李斯忘於稅駕。惠子疲於據梧。盡生涯以自若。何智力之有餘。庶收光之未晚。期終老於桑榆。

劍池賦并序 北歸作

丙辰歲孟夏。余屆途豐城。弭機江渚。問埋劍之地。則有池存焉。感其至靈之物。亦有淪棄非遇識者。無由振發。雖人亡劍去。而故事可悲。因維舟俄頃。以爲此賦。

天地神物。龍泉太阿。光耀時促。沈埋日多。往者紫氣衝星。時人莫識。吳已亡而氣存。寶乃隆於敵國。旣精而上達。當龍變而不息。未遭雨之會。尚假雷生之力。豈通塞之有時。何顯晦之難測。我不自振掘之而得。雖潛朽壤之中。每受莓苔之蝕。誠宜英主用之。提攜指揮。內以清諸侯。外以服四夷。爲東序之秘寶。備有國之光儀。一見留於邑長。一獲珮於台司。始謂仲於知已。終乃屈於不知。旣而長鳴玉匣。躍入漣漪。化鋒鏘兮奮迅。煥晶光兮陸離。垂尾滄波。斷鯨鯢之族。矯首清漢。響江海之祇。昔時在獄。今成廢池。寶常棄於茲地。人載懷而孔悲。况乎耶溪水洞。亦葦山閉。巧治既沒。作者曠世。風胡已遠。壯武復逝。斯物僅存。

知之者誰氏。惟人代兮去不留嗟雙劍兮焉可求。

望匡廬賦并序 北歸作

滄湖口北望匡廬一山影入澄潭峯連清漢江水無際煙景相鮮沿流而東若在世表因懷遠公陸

先生懷然成賦

春水湖平霽天景旭眇赴海之清瀾映干霄之翠嶺波鱗爛而勢微帆頎引而相續輕煙冒於鑑峯若杳散於空谷飛流灑於星澗疑虹飲於曾曲想遠公之平昔比孟綽之不欲談精義於松間原注東林寺有

遠公與殷仲堪說易松猶在寄虛懷於巖足喜濯纓而旋返悲負鼎而放逐聊隨屈賈之波不同宗雷之躅整襟帶於瑤席望元師於林麓原注余受法於茅山元師則傳法祖師也徒珮紫青之書未脫朱丹之縠威明主之嘉惠荷天地之覆育既復扶陽之爵又剖專城之竹被金組於薄躬昭皇明於荒服豹文忽變蔚然以姿蟬緩更新倏然而脫雖深身於滄浪終有媿於玷辱念大福兮不再來歸東皋兮供黍粟

大孤山賦并序 北歸作

余剖符淮甸道出蠡澤屬江天清霽千里無波點大孤於中流昇旭日於匡阜不因左官豈遂斯遊

謝康樂尤好山水嘗居此地竟闌詞賦其故何哉彼孤嶼亂流非可儕匹因爲小賦以寄友朋

川瀆嶺道人心所惡必有穹石禦其橫驚勢莫壯於灔澦氣莫雄於砥柱惟大孤之角立掩二山而礎豎高標九派之衝以捍百川之注耽若虎視勃如龍據靡搖巨浪神明之所扶不倚羣山上元之所固彼迤

邇而何多信矣然而有數念前世之獨立知君子之難遇如介石者袁楊制橫流者李杜觀其側秀靈草旁挺奇樹甯憂梓匠之斤豈有樵人之路想江妃之乍遊疑水仙之或駐嗟瀛洲與方丈蓋髣髴如煙霧

據神籠而巍巍遂風濤而滔滔未若根連坤軸終古而長存迹寄夜川負之而去雖思叟之復生焉能移其咫步

項王亭賦并序 北歸作

丙辰歲孟夏余息駕烏江晨登荒亭曠然遠覽因覩太尉清河公刻石美項氏之材歎其屈於天命

且曰漢祖困阨之時生計非蕭張所出余以爲不然矣自古聰明神武之主未嘗不應天順人以定

大業項氏縱火咸陽失秦中之固遷主炎裔傷義士之心遠天違人霸業隳矣漢皆反是故能成功

據秦遺業東制區夏數敗於外常有關中爲舊主縉素以義動天下雖項氏猶存而王業基矣若乃

蛇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搖一神一驚宜乎魯絕然縛舟不渡留驛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登彼嵩原徘徊始曙尚識繩舟之崖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以悵然歎烏江之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人之何遽項氏之人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霸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二

王之不寤嗟乎楚聲旣合漢闢已布歌旣闋而甚悲酒盈樽而不御當其盛也天下僂伯自我而宰制及其衰也帳中美人寄命而無處季數遙而不亡羽一敗而終仆豈非獨任於威力不由於智慮追昔四隕之下風煙燐暮大咤雷奮重騎電注叱漢子騎如獵兔謝亭長而依然愧父兄兮不渡旣伏劍而已矣彼羣帥兮猶懼雖窮業之無成亦終古而獨步周視陳迹彌然如素聽喬木之悲風感高秋之寥落因獻弔於茲亭庶神靈之可遇

雨中自秘書省訪王三侍御知早入朝便入集賢侍御任集賢校書及升柏臺又與秘閣相對同院張學士亦余特厚故以詩贈之共憐獨鶴青霞委瀛洲故山歸已遲仁者焉能放鶯鶯飛舞自合追長離梧桐迴齊鶯鶯觀煙雨屢拂蛟龍旗鷁鷀術颯去不盡寒聲晚下天泉池顧我蓬萊靜無事玉牌寶書藏衆瑞青綺蓋以一作似汲冢來科斗皆從魯室至金門待詔何逍遙名儒早問張子僑王襄軼材晚始入宮女已能傳洞簫應令柏臺長對戶別來相望獨寥寥奉和太原張尚書一作相公山亭書懷巖石在朱戶風泉當翠樓始知峴亭賞難與清暉留餘景淡將夕凝嵐輕欲收東山有歸志方接赤松遊蛇屈鴻門龍潛天漢始降志於一人終申威於四海則蕭張之計不亦遠乎余嘗論之漢祖猶龍項氏如虎龍雖困而其變不測虎雖雄而其力易搖一神一驚宜乎魯絕然縛舟不渡留驛報德亦可謂知命矣自湯武以干戈創業後之英雄莫高項氏感其伏劍此地因作賦以弔之登彼嵩原徘徊始曙尚識繩舟之崖焉知繫馬之樹望牛渚以悵然歎烏江之不渡想山川之未改嗟斯人之何遽項氏之人關按秦圖而割據恃八千之剽疾棄百二之險固咸陽不留王業已去將衣錦於舊國遂揚旌而東顧雖未至於陰陵誰不知其失路恥沐猴之醜詆乃烹韓而洩怒謂天命之可欺何霸

贈奉律上人原注。律公精於雜摩譯。

知君學地厭多聞。廣渡羣生出世氣。飯色不應殊寶器。樹香皆遣入禪薰。

戲贈懷微寺主道安上座三僧正。

甘露灑空惟一味。旃檀移植自成薰。遙知暢獻分南北。應用調柔致六羣。

長安秋夜。

內宮一作官傳詔問戎機。載筆金鑾夜始歸。萬戶千門皆寂寂。月中清露點朝衣。

清冷池懷古原注。余別有序刻石。

區囿一作有三百里。常聞駟馬來。旌旗朝南道。鼙鼓燕平臺。追昔賦文雅。從容遊上才。竹園秋水淨。風苑

雪煙開。牛糞釁將發。羊孫謀始回。原注。羊勝公孫識袁絲徒伏劍。長孺欲成灰。原注。韓安國與廢由所感。

渾淪斯可哀。空留故池鴈。羽尚徘徊。

述夢詩四十韻并序。

去年七月溽暑之後驅降。其夕五鼓未盡涼風淒然。始覺枕簟微冷。俄而假寐斯熟。忽夢賦詩懷禁。披舊遊。凡四十餘韻。初覺尙憶其半。經時悉已遺忘。今屬歲杪無事。偶懷夕感。因綴其所遺。爲述夢詩。以寄一二僚友。

賦命誠非薄。良時幸已遭。君當堯舜日。官接鳳凰闕。心驚羽翼高。原注。此六句夢中作。倚梧連鶴禁。妍一作埋。墳接龍船。原注。內署北連春宮。西接羽林軍。我后憐詞客。原注。先朝曾宣諭。卿等是我

門客。吾僚並雋髦。著書同陸賈。侍詔比王褒。玉價連懸。一作僕元璧。英詞淬寶刀。泉流初落澗。原注。文賦稱。言泉流於吻齒。露滴更濡毫。亦猶欣來獻形弓。喜暫棲。原注。時西戎乞盟。出鎮二師。東身赴闕。海內無

事。累月。詩稱赤豹黃龍。蓋變相之貢物。非煙含瑞氣。馴雉潔霜毛。靜室便幽獨。虛樓散鬱陶。原注。學士各

有一室。西垣有小樓。時要語於此。花光晨豔。松韻晚騷。畫壁看飛鶴。仙一作山。圖見巨鼈。原注。內署垣壁皆畫松鶴。先是西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臨幸。中使懼而塗焉。倚一作傍。簷陰藥樹。落格一作

蘿。蔓蒲桃。原注。此八句悉是內署物色。惟警遊者依然可想也。荷靜蓬池船。冰寒郢水醪。原注。每學士初

上賜食。皆是蓬萊池魚鱠。至後頌賜冰及燒香酒。以酒味稍濃。每和冰而飲。禁中有郢酒坊也。荔枝來

自遠。盧橘賜仍一作常明。原注。先朝初聽御。南方曾獻荔枝。亦蒙頒賜。自後以道遠罷獻也。麝氣隨蘭澤。

霜華入杏膏。恩光惟覺重。攜挈未爲勞。原注。此八句以述恩賜。每有賜與。常攜挈而歸。夕闋梨園騎。宵聞

禁仗。葵原注。每梨園樂。或抵暮夜。院門常見歸騎。扇回交彩翟。鵬起颺銀一作金。條。櫛待袁絲。櫛書期

蜀客操。盡規常簪簪。退食一作舍。尙忉忉。原注。此八句述內庭所觀。鵝頸垂金鈕。鸞飛一作迴曳。錦袍。原

注。曾蒙賜錦袍。與者蓋取詩人不曳不處之義也。御溝楊柳弱。天廄驃驂豪。原注。學士皆蒙借飛龍馬屨

換青春直閑。隨上苑遊。原注。普濟寺與芙蓉苑相連。常所遊眺。芙蓉亦謂之南苑也。煙低行殿竹。風拆綻

牆。一作垣。桃。原注。此八句述休游日遊戲。聚散俄成昔。悲愁益自斂。每懷仙駕遠。更望茂陵號。地接三茅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三

一九五

王京兆

河水昔將決。衝波溢川渟。峰巒金隄下。噴薄風雷震。投馬災未弭。爲魚歎方深。惟公執珪璧。誓與身俱沈。

7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三

一九七

誠信不虛發。神明宜爾臨。漏流自此回。咫尺焉能侵。逮我守東郡。悽然懷所欽。雖非識君面。自謂知君心。意氣苟相合。神明無古今。登城見遺廟。日夕空悲吟。

陽給事

宋氏遠家一作江左。豺狼滿中州。陽君守滑臺。終古垂英猷。數仞城既毀。萬夫心莫留。跳身入飛鍊。免胄臨霜矛。畢命在旗下。僵尸橫道周。義風激河汴。壯氣淪山邱。嗟爾抱忠烈。古來誰與儔。就烹感漢使。握節悲陽秋。顏子經清藻。鏗然如素璆。徘徊望故壘。尚想精魂遊。

秋日登郡樓望贊皇山感而成詠

昔人懷井邑。爲有挂冠旗。一本此字缺。顧我飄蓬者。長隨泛梗移。越吟因病感。潘鬢入秋悲。北指邯鄲道。應無歸去期。

雨後靜望河西連山悄然成詠

宿雨初收晚吹繁。秋光極目自銷魂。煙山北下歸遼海。鴻鷺南飛出薊門。只恨無功書史籍。豈悲臨老事戎軒。惟懷藥餌蠲衰病。爲惜餘年報主恩。

秋日美晴郡樓閑眺寄荆南張書記

高檻涼風起。清川旭景開。秋聲向野去。爽氣自山來。霽外鴻初返。簷前燕已歸。不因煙雨夕。何處夢陽臺。

故人寄茶

劍外九華英。穢題下玉京。開時微月上。礪處亂泉聲。半夜邀增至。孤吟對竹烹。碧流霞脚碎。香泛乳花輕。六腑睡神去。數朝詩思清。其餘不敢費。留住讀原注。一作財。嘗行。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四

奉送相公十八丈鎮揚州一作和王播遊故居感舊

千騎風生大旆舒。春江重到武侯廬。共懸璫印銜新綬。同憶饗庭訪舊居。取履橋邊啼鳥換。釣磯溪畔落花。一作嚴初。一作野花疏。今來卻笑臨邛客。入蜀空馳使者車。

題劍門

奇峰百仞清曉出嵐煙。迥若戈回日。高疑劍倚天。參差霞壁聳。合沓翠屏連。想是三刀夢。森然在目前。

漢州月夕遊房太尉一作房公西湖丞相鳴琴地。何年閉一作黜玉徵。原注房公以好琴聞於四海。偶因明月夕。重敞故樓屏。桃柳谿空在。芙蓉客暫依。原注南史安陸侯與王仲寶長史庾杲之書。稱泛湫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誰一作惟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重題

晚日臨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一作闊魚水連難留。亭古思玄棹。川長憶夜一作濟舟。想公高世志。祇似冶。一作化城遊。

房公舊竹亭聞琴緬慕風流神期如在一作對因重題此作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四

二〇一

之數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四

二〇四

流水音長在青霞意不傳獨悲形解後誰聽廣陵絃

憶金門舊遊奉寄江西沈大夫

東望滄溟路幾重無因白首更相逢已悲泉下雙琪樹原注章中令武元昌皆已淪沒又惜天邊一臥龍
原注杜西川謫官南海人事升沈纔十載宦遊漂泊過千峰思君遠寄西山藥原注大夫書錄鍾陵兼好金丹之術歲暮相期向赤松

錦城春事憶江南五言三首

桐花鳳閣

百花潭閣

憶子夜歌闋

早入中書行公主冊禮事畢登集賢閣成詠

明星入東陌燦燦光層宙皎月映高梧輕風發涼候金門列葆吹鏡室傳清漏簡冊自中來貂黃忝宣授
更登天祿閣極眺終南岫遙羨商山翁閑歌紫芝秀晨興念始一作殆辱夕惕思致寇傾奪非我心悽然
感田賓

題羅浮石原注刻於石上

清景特芳菊涼天倚茂松名山何必去此地有羣峰

重過列子廟追感頃年自淮服與居守王僕射同題名於廟壁僕射已爲御史余尚布衣自後俱
列紫垣繼遊內署兩爲夏官之代復聯左揆之榮荷寵多同感涕何極因書四韻奉寄

白首過遺廟朱輪入故城已慚聯左揆猶喜抗前旌曳屨忘年舊彈冠久要情重看題壁處豈羨乘繡生
遙傷茅山縣孫尊師三首

蟬蛻遺虛白蛻飛入上清同人悲劍解舊友覺衣輕黃鵠遙將舉斑麟儼未行惟應鮑靚室中夜識琴聲
金格期初至飄輪去不停山摧武擔石天墮少微星弟子悲徐甲門人泣蔡經空聞留玉鳥猶在阜鄉亭
空宇留丹籠層霞被羽衣舊山聞鹿化遺鳥尚鳴飛數日奇香在何年自鶴歸想君旋下淚一作遊下泊

方款里閨扉

尊師是桃源黃先生傳法弟子嘗見尊師稱先師靈迹今重賦此詩兼寄趙黃先生舊館

後學方成市吾師又上賓原注今茅山宮觀道上並是先生弟子洞天應不夜源樹祇如春原注此並述
桃源事棋客留童子原注瞿山童即先生弟子桃源得仙人棋子藏在傳記山精避直神原注先生初至
茅山童子解法坐有時先生是山所為請待召至之其靈異如此矣無因握石髓及二作分與養生人
問山雞錦質矜毛羽透竹穿蘿命儔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雌不異飛棲處望秦峰迴邇商顏浪疊雲堆

僕射相公偶話於故集賢張學士廳寫得德裕與僕射舊唱和詩其時和者五人惟僕射與德裕
皆列高位淒然懷舊慨歎此詩

賦感鄰人蓬詩留夫子牆延年如有作應不用山主原注顏延年五君諱山濤王戎以貧不得列於五君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四

二〇三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四

二〇五

惠泉

茲泉山太潔終不畜纖鱗到底清何益含虛勢自貧明璣一作珠難秘彩美玉詎潤一作藏珍未及黃陂
量滔滔豈有津

無題

松倚蒼崖老蘭臨碧洞一作潤衰不勞鄰舍燧吹起舊時悲

題冠蓋里原注在襄州南大山下

偶來冠蓋里媿是舊三公自喜無兵術輕裘上闕宮

離平泉馬上作一作離東都平泉

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一作重宴龍津黑山水破和親虜烏嶺
全阮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謫嶺南道中作

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榔葉暗蠻溪愁衝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
潮雞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

到惡溪夜泊蘆島

甘露花香不再持遠公應怪負前期青鼯豈獨悲庚氏黃犬願聞笑李斯風雨瘴雲蠻日月煙波魂斷惡
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

登崖州城作

獨上高樓望帝京烏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一作也恐人歸去百市千遭繞郡城

歌篇三首

鶯鶯篇闋

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笛闋

南梁行原注和二十二兄

江城全唐詩作南鬱鬱春草長悠悠漢水浮清光雜英飛盡空和景綠楊陰重官舍靜此時醉客縱橫書

公言可薦承明底青天詔下寵光至煩籍金闕徵石渠重歸山路煙風隔巫山未深晚花折澗底紅光奪
日唐詩作日然搖風有毒愁行客杜鵑啼咽花亦殷聲悲絕點連空山斜陽瞥映淺深樹雲雨翻迷崖谷
問山雞錦質矜毛羽透竹穿蘿命儔侶喬木幽谷上下同雌不異飛棲處望秦峰迴邇商顏浪疊雲堆
萬簇山行盡杳冥青嶂外九重鐘漏紫雲間元和劉侍明光殿凜草初焚市朝變北闕趨臣半蹀塵南梁
笑容皆飛霰追思感歎卻昏迷霜髮愁吟到曉雞故園歲深開斷節秋堂月曉掩遺絰嗚嗚曉角震旗榮
撫劍當楹一長歎芻狗無由學聖賢空持感激終昏旦

駢馬不許至要官私第狀

臣伏見國朝故事，駢馬綠是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住來。元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臣訪聞近日駢馬公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可以延接，惟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相，其駢馬諸親，自今以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

代高平公進書畫狀

鍾、張、衛、索、真、躡各一卷，二王真蹟各五卷，晉、魏、宋、齊、梁、陳、隋、真蹟各一卷，顧、陸、張、鄭、田、楊、董、牴國朝名畫各一卷。

伏以前代帝王多求遺逸，朝夕覽取，鑒於斯。陛下睿聖欽明，凝情好古，聽政之暇，將以怡神。前件書畫歷代其實，是稱珍絕。其陸探微、荀勗、妙冠一時，名居上品，所希眷鑒，別賜省覽。

進元宗馬射圖狀

伏以元宗皇帝天縱神武，藝冠前王。凡所畋遊，必存繪事。豈止雲夢殞兕，楚人美旌，蓋之雄濱陽，射蛟漢史，稱軸轄之盛。前件圖，臣瞻奉光靈，素所寶惜。陛下旁求珍迹，以備石渠，祖宗之美，敢不呈獻。

奏銀妝具狀

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元。人之聖者，莫若軒、孔。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元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之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稽元祖之訓，修軒皇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觀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威，必降真儻。若使廣成、元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怪迂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無一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嘗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衡生，皆成黃金。二祖俱不敢服，蓋以宗朝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具載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惟問保和之術，不求藥餌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聲愚衷，以裨元化，輒陳懇款，伏積兢惶。

嚴。敢陳丹忱。無任戰汗之至。

奏線綫狀

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線綫等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麅諷李大亮令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如此朕原注一本有復字何憂再三嘉歎事載史書又元宗令中使於江南採鵝鵠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抗表陳論元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鐸鑲牙合子等蘇頌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元宗皆不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爲鵝鵠鑲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尙以勞人損德灑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予謂不可諫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元鵝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衣弋錦之衣元帝寵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元宗之審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任惶惕懇誠之至

亳州聖水狀

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餓數月以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十家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病者斷食革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食危疾之人俟之病愈其水斗價三千原注本傳作水斗三十千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病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千人臣於蒜山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壘塞以絕妖源

王智興度僧尼狀

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以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欲規避王僧彩庇資產自正月以來落髮者無慮數萬臣令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惟十四人是舊人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髡夫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卽回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至誕節計江淮以南失卻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下闕

李衡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六

與桂州鄭中丞書

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宜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紇制討劉稹制五度黠戛斯書兩度用兵詔敕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貞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伏惟詳悉謹狀

與姚諫議邵書三首

閏冬極寒伏惟諫議十五郎尊體動止萬福卽日某悲絰外蒙差趙押衙至奉示問不任悚荷無由拜伏倍積暗戀謹因使回奉狀不次聞十二月二十八日從義文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某狀上天地窮人物情所棄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閱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械感切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飢惟恨垂歿之年頓作餒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縲縶數四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恕察謹狀

伏蒙又賜口箋不任感戴東都日所惠本留洛中無人檢得兼以道路艱阻二年來不曾有人至洛以此前狀諮詢倍深惶悚小生否箋更改三五字不欲兩本流傳今謹錄新本獻上舊本伏望封還如不能遠寄伏惟必賜焚卻下情切望趙總管知廣州時多此月下旬方至此伏惟照察謹狀

唐故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內侍省事劉公神道碑銘

宸極正位巡四時者璇樞太微啓扉分兩垣者上將其或道兼文武勳著旂常稟嶽立之神姿蘊泉渟之深識存也出忠入孝愛敬同歸歿也灑澤漏泉始終一貫求之前古不亦難哉公諱宏規前京兆雲陽人也派流甚遠珪組相承炳焯周邦光揚史牒曾祖恩官止同州白水縣令祖信終於漢中郡折衝都尉父英皇左武衛中郎將歷階勤至游擊將軍上柱國皆續前緒踐履夷途或明恕而行俾人歸厚或強毅以立顧敵必摧不顯當時宜生達者公十有五乃應選用冲和之美暢茂於四肢喜懼之來不塵於絕境亦猶岷岫片玉嶧陽孤桐生稟異姿終成重器始署雲騎尉紹累遷內侍省內僕寺丞密侍赤墀飛聲紫禁植操不逾於規矩抗志已在於丹霄無何丁郎將憂苴枲服喪杖而後起不辭王事是謂從權俄授徵事郎內侍省府局令屬劉闢逆命禁旅征護汧隴豪騎之鋒平井絡鵠張之虜始以義擊俄焉凱歸由是有輕車都尉之授旋又將命撫循自靈州以屆於邊犒軍五城勤役萬里懋乃休績簡於天心加銀印赤紱之賜充天威軍使奉詔督方再安懷俗倣儻扶義有叱馭之風感激捐軀忘跋扈之苦恩禮渢洽要參神化協機贊命發揮王猷故事藹然內廷繫賴爰加內侍伯貳副軍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艾龜印之寵以昭其庸武旅冕藻之師實爲之佐檢校司空王公諱之授鐵河東也改內給事爲之護軍以金蘭之契曉於元帥以泉州之量接於賓僚三軍煦愛日之和列郡膺清風之德泊振武失主將遁逃朝廷轉憂慮爲邊患因命尙書張煦節制是邦詔公領步騎五千爲之聲援公內運祕計外示閒安詭以巡邊掩其無備長驅猛銳深入壘門乃以宣勞之名俾其少長皆會然後擒執魁首置之典刑戮三百餘人閩城殷慄昔武安之阨趙卒莫辨幽冤韓信之下井陘徒聞疾鬪未若公德刑具舉威惠皆宣乘駒上聞班師舊鎮司徒既歿承乏總戎而高平公奕葉相門一時盛德與公虛舟相待朱瑟諧音淡然而成去如始以居重任機權可以參密勿遂發中詔俾還京師改內飛龍使換右神策軍副使飛龍掌天驍之閑古太僕之職也禁旅總閹鎗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爲長或爲副蓋選衆而舉惟才是擇翌日命知樞密公書乃知聚落觀千秋之畫地盡見山川加朝議大夫內侍省內常侍復歸舊鎮報忠勞也上以公器能可揣摩心術練達國章謀無不成運有餘裕當神武經緯之際王師戡定之初一日萬機畫常三接忠猷隱於聞聽嘉謀祕於宮闈而不書蓋溫樹不言之義也真拜內常侍知內侍省事旌其忠力賜名宏規宏光大之稱規者規範之謂合此二義表茲一心俄而淄青干紀兵集淮海以公累護戎事尤遠武經出

爲淮南監軍委以攻討鳴鐘鼓以問罪連籌策以出奇方厲志於戈矛遠經衰於風雨抱終身之痛自達神明當赴難之辰敢避金革起復奮遠將軍依前充監軍使元惡既殲復掌樞密憲宗憑几大漸召公受遺穆宗膺圖御宇累公定策捨日而昇黃道翼龍而上赤霄名節功勳光昭圖史遷忠武將軍內侍省少監賜上柱國進雲麾將軍服闋授銀青光祿大夫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封彭城縣開國子累封沛國公食邑三千戶賜以長戟列之朱門守約鳴謙不有其貴屬幽鎖首禍趙魏挺災公內竭謀猷定指蹤之計外繩機務當政賦之源慮不及私居嘗慎獨懸水鏡而情無隱伏持天衡而心靡重輕巍然如山以鎮羣動逮長慶李歲穆皇疾已彌留公志仗神明心存王室請立先后以爲副君雪涕抗詞首陳大計舉觴酒飲衆議皆從延年離席而社稷已安趙喜橫階而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諒無懈德公以名遂身退舉能進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繁機遷左監門衛上將軍知省事復爲河東監軍使拜泣玉墀龍錫金帶雖魏后深恩授劉稹之部落吳君密渥賜陸遜之金環煥赫輝榮莫逾於此穆宗厭代先後嚮明公懇請會朝旋奉俞詔拜特進行右武衛上將軍公以子牟之戀常懷魏闕汲黯之志惟在漢廷懇辭北轍上不能奪除內宅使鴻臚禮賓等使前代特進位次三公居驃騎儀同之上非茂勳俊德曷以處之遷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漢兵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百粵內增七校今之中尉實司其任公說禮敦詩深知將帥之體安人和衆實有經武之材以清淨禮縉黃以慈惠親戎旅西方之教不肅而成北落之衛隱然難犯吐論必援於經史耽玩惟志於圖書遇物而涇渭自分誠而風雨如晦權雖侔於衛霍主意益親寵雖盛於金張人心咸悅非全才曠度豈能臻於此歟公志氣方強春秋甚富將欲揚威瀚海耀武龍廷展報國之壯圖恢致君之遠略勞而生疾懇請辭笨天子憂呂蒙之未瘳委景丹之臥鎮近臣挾醫而駢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已迫於朝露洒血懷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長安來遲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寧流襟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贈絹一千匹布四百端錢三千貫上擬三台之耀下管九泉之榮禮命所加冠臣挾醫而駢至中使賜藥以交馳心徒傾於太陽命已迫於朝露洒血懷感啓手歸全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薨於長安來遲里第享年五十二遺表獻名馬雕鞍寶器犀帶臣子之戀不其至乎敬宗當寧流襟廢於當代朝廷領臣聞必興歎和墨故校相視潛然告李將軍之殂人皆涕流以其信結於士大夫公近之矣况公瞑目之後曾未經旬變起林光災櫛霄槨則知日殞已歿何羅之釁遂成許褚既終徐地之妖莫遇惟公峰骨聳拔挺秀色於晴霞律呂含和流清音於大廈志必存於經濟量莫挹其沖深思若湧泉智如火驍決勝千里通知四夷察情偽之端達幾微之際故天子虛己以聽詢謀允諾道不取於苟容言必歸於中正居平而博厚泛愛臨事而感慨立名體征虜之奉公得亞夫之守節公之掌樞也屬穆皇寢疾悲聲嘆痛結泉扉有子五人長曰行立朝散大夫內侍省宮闈局令上柱國彭城郡開國伯賜絳魚袋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內侍省給事賜紫金魚袋次曰行元下有闕文賜綠次曰行先朝散大夫內府局丞

上柱國下有闕文次曰行下有闕文咸以珪璧之委藻身文固鴻鵠之志矯翼禁林朱紫連華閨門雍睦

忠出於孝負五龍之後才要遇乎哀有二連之深戚粵以太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卽幽定於澇川之西禮也青鳥啓兆悲龍樹之長陰白鶴臨一作凌風嗟弔賓之遽返永圖不續乃篆貞珉銘曰

皇王聖化仰法星樞始自絲忽風行八區誰參其任公實帝命出吐君命入贊臣謨其一惟后建邦外分藩岳與則淮壠雄惟朔漠誰護其軍公多智略恢瀚旣冒王猷允若其二漢家宮室上應太微布列環衛恢張武威誰司其柄公達戎機英王流暉忠賢是依其三內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暢機務美璧良珪瑞質凝素霜載寶刀森然輝庫其四天挺奇志貞若渾金出入三紀賢明一心寒松在蠟霜霰冒侵皇澤之厚川流比深其五趙孟悵景光音遂遠長卿病瘡藥石皆晚靈芝難駐奇香莫返光梓珠泉芳消蘭畹其六幽簿詔葬城闕之東列旌旗於素溼凝簫挽於朔風落械械之霜葉叫離離之晚鶴時一往兮丹壑逝魂歸來兮松柏中其七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行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夫壠域長松必備明堂之制荆岑璞玉終爲大國之寶士或起漁釣而遭時會亦有披荆棘而贊王業求之古昔何代無賢太和六年開府儀同三司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上柱國岐山公實封三百戶扶風馬公以侯印罷歸至開成六年九月四日薨於永嘉里第享年六十三詔贈揚州大都督明年二月八日以輿重一百五十斤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某朝議大夫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某僕林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夫考據皇朝議郎房州長史公之先族趙奢嘗以百萬勁兵號爲馬服制秦吞魏因而氏焉厥後文武派分英華不絕武則仲威百蠻鑄銅而表海文則研道六經施帳而授業繼前業蔚爲茂器終始一貫貞明六朝德宗時弱冠筮仕風儀夙成帝欲分綺季之勞翼皇儲之重於是暫離武帳出侍龍樓贊蘭英結珮之聲規桐葉翦圭之戲此則史冊之保護也帝欲秩出納之司糾梯航之貢於是副高羊而實天庫佐俗先品實以奉園陵公於是廣靈圃以樹農功采頤宮以列珍饌法后稷播種之道遇薦夫捷給之詞此又卜式之理上林也帝欲昆夷卽序士馬無譁公於是秩視玉鈐榮加金鉏以奇謀而協上將以忠懲而暢皇猷尺籍伍符之勤訓馬簡士之要雖程功於衛霍終歸美於程李此又許歷之副趙奢也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軍副使詔受雲麾將軍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於是金湯天壘雷電

皇威斥遊惰於五營取材能於七萃備牙爪則數逾十萬竭心膂則酬必九遷貔貅虎豹之師鷺鶴魚麗之訓文茵貝胄之盛羽葆靈旛之飾奉元會則雪霜委積於殿廷侍郊丘則錦綉施張於原野公珪璋挺器禮樂資身輦下無睡毗之徒轎門多溫恭之士知呂蒙於行陣重郤穀於詩書皆代名卿咸授趙衰之舉漢朝武略多由去病之門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敬宗時宮掖無虎蜂蠭暴起塵驚玉座熊突形闊良媛以羅袂當衝侍臣以樂囊捍患寢處未經於細柳天行俄及於空皇何羅之覺始萌日磾之心已動公

於是覽羲皇之轡駐豐隆之駁關闕壁而納闕日闢默落而留六龍指揮殄寇之兵調停太官之膳羣兒既成於京觀庶官方及於乘輿公乃率元甲而清紫微奉翠華而入黃道此又耿弇安君父清妖孽也於是真食井賦紀功旂常文錦玉帶綢繆蔽錫公鮮榮畏滿名遂身退坐櫛俎而監淮海衛瓘之忠勤也馳輶車而款天闕子牟之誠戀也捐寵綏而授松檣楊王孫之達命也歸鄉里而散金帛蘇季子之行義也慶忌嫉邪之心萬石周慎之志保貞廉而碎首惡讒慝而亡身思患覩漏河之初知機見履霜之漸士君子所以推公之明識也公始能淮南監軍使詔除內飛龍使往薦一紀劬勞六閑朝習華臨暮巡撫阜無竊轍詭衡之患遂翹足交頸之安疾精爽於北辰播芳烈於來代旋以股肱近地河關要津爰賴信臣再監戎旅繡衣晝行於阡陌金俎暮奠於松楸爲子爲臣忠孝備矣既而以疾告老乞還京師累表抗辭留中未下天子眷懷舊舊注意貞良久而乃從不奪其志此又終始之大節古今之至人長慶初某忝職內廷獲覩公之儀表玉山峻嶺瓊樹高柯霍子孟資性端莊進有常處張子孺小心畏忌每遠權勢御札盈几天香滿衣駿八駿而殪青兕勳名光煥當代莫儕夫人岐國夫人王氏寶劍早沈於清渭珠光先闕於黃泉嗣子瓊林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奚官局令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襲重封一百五十斤賜紫金魚袋元某夙稟英才早聞詩禮守公法度以紹家風次子幽州監軍使朝議大夫行內侍省內僕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某朝議大夫奚官局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元某僕林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上柱國元真等金貂相映朱紫交輝鳳毛歸美於一門驥足皆期於萬里以某知公故事見託斯文刻石路隅庶紀佳績俾後代知天子聞鼓鼙而憶名將瞻丹青而思老臣乃爲銘曰

明堂巍巍天闢前施木帝乘馬是能星馳鳴闕二字車馬是司趙秦同出後有闕二字馬服生趙闕四字戰國更霸迭相盛衰趙困長平秦始開基劉累遠孫翦秦無遺劙卽范氏累乃龍師厥派繇繇尋源乃知元年中公侍丹墀一善及物知無不爲進退謗謗行無越思明明六聖信任不疑赫赫貞臣貽危必持理身清淨成國雅熙實本兵柄左右皇威內訓七萃十萃如貌外遇百蠻百蠻以綏冬有愛日人心所歸疾風勁草興論欽之始去禁衛萬夫涕洟遠天廄六閑允釐盡瘁事國形神久疚監視諸侯琴書自怡金印組綬去之若遺陶徑潘園優游在斯長慶六年詔樹豐碑上將刻字文以好辭後十六年蓋臣其妻原阡松柏兮霜露已淺苑池臺榭兮棲蕪可悲覩塵根兮空嗟蔓草篆貞珉兮攸婉色絲

重寫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益州草堂寺原注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列畫前長史一十四人。原注節度職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資佐也。代稱絕筆。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草堂繪事靡不造真者。昔嚴野旁求，徒聞審像。嵇山高遙，惟止銘金。孰若記之丹青，妙盡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粲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霞披拂，浮埃而瑞林斯覩。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模於郡之廳所，追惟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之流，雖宰相名臣，不得在畫像之列。卓子康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所取，在斯乎。閔旣新光靈可憇，者神對吾將與歸，因敍其事，詔諸來哲。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十八日，西川劍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贊皇縣開國伯李德裕記。

懷崧樓記

懷崧思解組也。元和庚子歲，予發在內庭，同僚九人，丞弼者五數十年間，零落將盡，今所存者，惟三川守李公而已。原注已歿者西川杜公、武昌元公、中書韋公、鎮海路公、吏部沈公、左丞庾公、舍人李公、洎太和己丑歲復接舊老，同升台階，或繼數止與。已協白雞之夢，或未聞稅役，遞有黃太之悲。向之榮華，可以悽愴，況余憂傷所侵，疲羸多病，常驚北叟之福，豈忘東山之歸。此地舊隱曲軒，傍施坪塊，竹樹陰合，簷檻晝晝，喧雀所依，涼颸罕至。余盡去危撲，敞爲虛樓，翦木而始見前山，除密篠而近對嘉樹。原注，廳事前有大辛夷樹，亦爲草本所蔽。延清輝於月觀，留愛景於寒榮，長憩遊，皆有殊致。周視原野，永懷崧峰，肇此佳名，且符夙尚。盡庚公不淺之意，寫仲宣極望之心，貽於後賢，斯乃無愧。丙辰歲丙辰月銀青光祿大夫守滁州刺史李德裕記。

元真子漁歌記

德裕頃在內廷，伏覽憲宗皇帝寫真，求訪元真子漁歌，歎不能致。余世與元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提刀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昔安豐侯賈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及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遙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爲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

髦聞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德裕叔父晉與斯職，尋以才識美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

德裕叔父晉與斯職，尋以才識美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

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樞衡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指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述，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其名氏而不書職業，今再刊斯記於本署西垣，以高平公統我爲始。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記。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

掌書記廳壁記

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

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皋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深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駛奔，如庖丁

提刀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稱是職也。昔安豐侯賈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表章誰

與參之？」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及資憲貴寵，班固、傅毅之徒，皆置之戎幕。以典文章，憲邸文章之盛，冠於

當代。魏氏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自東漢以後，文才高名之士，未有不由於是選。其簡才之用，亦金馬石渠之亞。况河東精甲十萬，提封千里，半雜胡騎，遙制邊朔，惟師旅之威容，爲列藩之儀表，典茲羽檄，代有英

髦聞者。吳少微富嘉謨，王翰孫逖，咸有制作，存於是邦。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暨太尉臨淮王總節制之師，

德裕叔父晉與斯職，尋以才識美妙，肅宗召拜監察御史，厥後僕射高貞公、今河陽節度令狐公，以人文

掌宸翰，國子司業鄭公，給事河南尹杜公，以才華登貴仕，繼斯躅者，不亦盛歟。丙申歲，丞相高平公始自

樞衡以膺謀帥，以右拾遺杜君爲主記，明主惜其忠規，復指舊職，尋參內庭，視草之列，次用殿中侍御史崔君，德裕獲接崔君之後，文學空虛，才術莫述，繼清塵於吾祖，挹芬烈於前賢。先是廡廊之下，有豐碑紀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七

二二三

李衛公會昌一品集 別集卷七

二二五

無遺漏。今遇尚書博陵公移鎮北都，輒敢寄題廟宇。會昌四年三月十五日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

祭韋相執誼文

維大中四年月日，趙郡李德裕謹以蔬餚之奠，敬祭於故相韋公儀射之靈。嗚呼！皇道成甯，藉於賢相，德邁皋陶，功宣呂尚。文學世雄，智謀神覩。一遭讒疾，投身荒瘴。地雖厚兮不察，天雖高兮難諒。野揆潤蘋，晨薦秬鬯。信成禍深，業崇身喪。某亦竄跡南陬，從公舊邸。永泯軒裳之願，長爲猿鵠之愁。嘻吁絕域，寤寐西周。儻知公者，測公無罪。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心若水，其死若休。臨風敬弔，願與神遊。嗚呼尚饗。

漢文罷獻詔還殊駟，鑾輶徐驅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旣焚，簡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四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湍，舉白浮鍾。魏叡多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規爲類，是謂審聰。

五辨刑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敘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職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六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觀貌殲殮，斯可誠懼。

舌箴井序

戊辰歲仲春月戊申夜，余宿於洞庭西，夢與中書令姚公偶坐，如舊相識。問余曰：君見僕所作口箴乎？余對曰：去歲居東周於公曾孫諫議某處，覩金石之刻，遂莞爾而笑曰：孫子猶能記之，余以仲夏月達於海曲，嘗繙思之，聖哲之言，上可以動天地，成典謨，次可以正人倫，明得失，默而不言，後代何述焉？繚辭云：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在慎其所言而已矣。豈必減其口銘其背，以矯當世哉？揚子稱：孰有書不由舌，張儀以舌存而交亂，亦善不善之效也。余感姚公之夢，乃爲舌箴云。

粵有帝舜，泊於殷宗。龍命惟允，原注舜命九官，自禹至龍尤以龍出納朕命，故曰龍命。說言乃雍，原注高宗夢傅說之代予言，故曰說言。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至渙汗，乃發傳以言從作，易以講習施悅。天以舌舌屏謠，儒以金口駕說。伯陽之誠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辯貴若訥。則知門猶是閉，囊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謠者之冤，梅福痛忠臣之結。善乎先聖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富，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特爾規，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疏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辰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一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猶去簪珥，形管記言，克念前志。

二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晏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教原注，一作慨然，亦譏縹紝。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三罷獻箴

有美浮石，湧若銅音。笙竽合奏，鸞鶩在林。清越盈耳，和渝感心。懸之玉宇，永託巒岑。

鹿跡山銘

不動者山，不死者仙。山在仙存，真訣不傳。猗歟先生，耽道體元。騰翟素鹿，遨遊紫煙。時憩蓬壺，下視桑田。一往茲山，於今幾年。茲山岑寂，先生是宅。清泉綠蘿，獨與世隔。我居洞宮，人見崖壁。空留鹿跡，永存幽石。

劍門銘